



無他否則奉身而是以明列咎分過之謹成王賢君也  
有不感悟而君之故乎又何至咎缺東山亂交四國

也哉及讀金縢之書而後知非二公之不言蓋公有以  
致之使不言也書曰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

我其爲王穆卜公之心憂王疾也即謂請代之說  
可行公於是時宜直明以此意告之二公曰殷民未服  
根本易搖國家可無旦不可無王將告之先王願以身  
代焉彼二公者同心愛君必將與俱公仍慷慨泣血遂  
謝二公曰旦不敏屬在同體詎應請死然不有代者疇  
致王身不有存者疇輔王國顧死易輔國難耳旦請爲  
其易二公爲其難斯言也先公先王實式憑之二公有

不洒泣相信者乎而公乃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則是明  
謝以勿卜也使公若惟視寢興調藥石以俟疾之自豫  
庶可無慚二公矣而乃自以爲功而乃爲壇爲墀而乃  
植璧秉珪而乃請以身代及其寃也乃卜三龜是非穆  
卜不可而三卜則可穆卜則戚先王三卜獨不戚先王  
耶誰非臣子一則仁孝可告於先后而一則拜跪弗及  
於壇墀二公即能甘此乎方且有攬權之疑方且  
有怙寵之懼至於疑謗俱集之日二公想亦徘徊於中  
而不能決而敢輕出一言也哉即請代之說吾猶爲公  
病也彭殤之數亦猶知之况其在大聖人乎幸也  
王翼日而瘳耳浸假而王疾不起將謂先后之不許代

乎將謂請代之不誠乎是周公以聖人而出於巫祝矣  
即其請代之辭元為公危也短長相較在恒情猶難  
之况其在君臣之間乎幸王瘳而未啓金滕耳假使王  
覽祝詞將遜材藝之不若乎抑愧於朕德不逮乎是周  
公以聖人而疑元主矣且其以祝詞而藏之金滕尤  
為不可吾尤為公深疑之矣國有大事惟王則卜亦惟  
王卜緘之金滕卜固為王而卜者非王也藏之金滕奚  
為乎託於必不然之說以冀倖於不可知之數為一時  
自以為功之見畱為他年自解之地是又以聖人而流  
於知術矣吾讀書而致惜於公之多此金滕一緘也或  
有問子說而笑之者曰是烏知金滕周公之心也成王  
之悟以金滕也周公之歸以金滕也是烏知噫是其為  
效金滕者樹赤幟矣成王之悟以周公之辟東土耳若  
使周公當日貪重權之不可釋慮衆口之難犯保位固  
寵日抱金滕一編以進於王曰王其鑒此吾恐成王方  
疑畏之不暇矣是金滕一祝在周公已不可矣况後之  
亂臣賊子尤而效之者哉或曰金滕史氏之詞也

陳勝論

陳勝亂天下者也非取天下者也取天下者其志在救  
民在知人在握算三者勝無一焉勝之言曰苟富貴無  
相忘是志在富 其謂人曰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其  
以鴻鵠自許而志止鴻鵠矣然在當日隴上之人聞而

異之相傳而史氏記焉若以爲張楚之業兆於一言矣夫以荷畚負耜又曝肌鋤汗之日而悠然遠想同輩變色卒能奮猷敵敵執挺竿而致王侯之尊嘻異矣後之讀史者謂與泗上亭長之嘆大丈夫當如是矣者同一英雄語則論者之未審也嘗觀鴻之爲物也二月而北嚮八月而南飛謂之識寒暑則可而非有禦大熟大寒之能至於鵠又其小者也其飛甚捷畫侯者以表的焉然能審固者未有不中之者矣勝也以鴻鵠言志宜乎其不能有爲於天下也其舉兵也先之以魚帛狐鳴之僞也丈夫舉事上卜天時下觀地利中驗人心而沉幾觀變事以集焉方欲布大信於天下而顧疑鬼疑神以欺天下乎至於託扶蘇項燕爲名則又不可之大者也彼扶蘇誠賢者也然於二世則爲兄項燕誠良將也然於二世則爲臣我方將君父天下而欲天下臣子於我而我先爲謀弟之兄欺君之臣天下之大豈無稱仁祖義之士聞吾說而心非之者乎至於義衆已集亟宜求天下之賢才而用之而乃用蔡賜周文之徒者何也吾謂其時之相當用周市而不宜用蔡賜當時之將宜用張耳陳餘而不可用周文何也周市之狗魏也欲立甯陵君爲王而咎在勝所不得往人將欲王市市不可使者五反而市亡王咎卒以歸是咎之歸也市歸之也市不負咎而肯負勝乎至於張耳陳餘一時之雄也

其才知加勝一等觀其人可以君一國寧不可以相一君故見陳勝之王也所用者如彼故立武臣而相之以見其輔國之材耳或者曰周文者一敗而走曹陽再敗而去澠池才止視日無他伎倆其不可將明甚至蔡賜則上蔡之賢豪間也而謂不可相者何曰吾於其不殺武臣等之家室而知之也爲天下者不患功之不成而患威之不立武臣者是我所南面而策遣之者也其將相是我所簡練而委命之者也一旦倍我而自王武臣則不臣其將帥爲朋惡嚮使當日者陳勝君臣舉此義以告之天地誓之三軍所謂兵以義動者也以三楚之豪傑當新趙之卒旅其有不罪人斯得者乎是誅一武臣而天下之凡爲武臣者懼矣誅武臣之將帥而凡爲武臣之將帥知法矣而韓廣又何敢王燕田儋何得王齊甯陵何自王魏哉不知出此而休於秦未亡而又樹一秦之語則武臣之計得而天下乃曰陳王無能爲也於是嚮應之士起而瓦解蔡賜之肉尚可食哉則莊賈之亦恐亦因緣而起也吾所以讀陳勝之傳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雖然勝一耕夫耳奮臂一呼而山東皆應秦雖不亡於勝而卒因勝以亡勝亦可謂丈夫矣

辨

禹穴辨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子長之自敘  
所謂足跡半天下也後人不察止以意爲斷若曰上會  
稽而探禹穴云爾如吳越春秋謂宛委山有一穴探不  
見底謂之禹穴括地志謂山中指宛委山又有一穴深不見  
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而五帝  
紀張晏謂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  
云禹入此穴皆誤讀史記而禹穴遂誤在會稽矣今詳  
考諸書如左

易林 大禹生石夷之野

正義 禹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西夷之人也

帝王紀 禹以六月六日生於石紐身長九尺二寸西

夷之人也

六

蜀王本紀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

華陽國志 大禹生於石紐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

東漢書 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嘗自比若仲尼長東魯

水經注 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

一統志 禹穴在石泉治之北大禹生此

外書 升菴著廣柔隋改汶川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

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

禹穴者禹藏書之所也按正義禹至衡山夢見繡谷男

子自稱元彛蒼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之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巘石之下三月季庚

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知水泉之脉及治

水功成乃藏書於所生之地焉按廣輿記會稽之石穴如臼可知非藏書所也

旱魃辨

黃民遇旱則以里中新喪爲魃劫而誅之惡俗也子治之次年辛亥大旱予爲此辨以曉之此風遂熄云

嗟爾民旱甚矣非魃不至此我急欲誅之以紓爾憂然以新喪當之則不可詩曰旱魃爲虐經無明注及考他書兆天下之旱者二旱一國者亦二而兆一邑之旱者四新喪不與焉其狀如狐而有翼音如鴻而名徹徹者姑逢山中有之石膏水中似鱸而一目音如鷗者女巫

山中有之見則天下旱者也其旱一國者若南方之似人而目生頂上行如飛者一首兩身似蛇而名肥遺生於渾夕山者是也其狀如鴉而赤足直喙音如鴿而黃文白首人面龍身者在鐘山之東也有鳥焉似鴉而人面雖身而犬尾在崐崘山也西望幽都有音如牛是鐸于母遶山之大蛇也有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是鮮山之下鮮水之鳴蛇也如是者早一邑此皆出神異經及東西南北中諸山經非予之臆說也爾民往察之有一於此任爾率比閭族黨徃誅之母赦其或仍謂新喪爲魃者是亂民也惡風也予將執國法以誅之亦無赦

李衛公獻西嶽書辨

按李衛公靖卒於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九當生於陳高祖宣帝大建四年按本傳大業末爲馬邑丞先是爲殿內直是在隋高祖時已三十三歲是時隋初受命四海無事則所稱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竝逐郡縣土崩其在大業末年乎而是文首句布衣李靖是時又不得爲布衣也又按傳其舅韓擒虎稱之爲可與語孫吳牛弘見之謂之王佐材即楊素撫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則宜藥師之抱負可以信於人必可以自信何至問之杳冥之神靈耶且三問而不對以下數言似三家邨牧豎語烏有金方重鎮而妄肆欺辱也耶余實謂藥師必無此文

雪鴻堂文集卷五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莪

校字

攷

通江縣志建置攷

禹貢梁州之域春秋巴國地秦巴郡漢巴郡宕渠地晉因之後魏置諾水縣屬萬州隋改始寧屬巴州唐析置通江縣隸巴州又於縣置壁州宋開寶五年省壁州以白石符陽二縣入屬利州興元府巴州清化軍事元初有上通江下通江至元二十年并其地入管口尋復置明改舊屬保寧府攷曰通江舊志氓闕故老淪亡欲攷建置非求之史傳何以覩其槩略然自隋唐以前載記

雪鴻堂文集卷五 攷

不詳如謂邑宕渠矣西漢志扶特之山瀉曹之水及入瀉徐谷後漢則第曰宕渠有鐵而已至於山水又略而不著三國志載無傳尤爲駕漏僅得於晉志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而已又於梁州下注曰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而巴西郡有宕渠縣亦不明注其爲巴郡之宕渠否沈約劉宋書自云楷備然爲南宕渠者二一隸梁州一隸益州又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宣漢漢興三縣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非此南宕渠也當日旣已不確知所在因不明著山水是在沈約於宕渠地已茫然矣而况今日乎粵至蕭齊宕渠之郡五而有東西南北之分宕

渠之縣三而北東郡則闕焉亦無山川界域何得而據以爲証乎舊志及廣輿記一統志皆載後魏諾水縣隸萬州而魏收魏書僅有南梁州東梁州有巴州注曰郡縣闕亦無萬州字跡亦不注宕渠字是由魏而上其不可考也如此迨隋氏混一始見清化軍注舊置巴州縣曰始寧注曰梁置隸清化軍舊置巴州也又有符陽白石二縣皆在今縣境內至唐而升爲郿州始寧郡武德貞觀之間析巴州之始寧置縣五通江廣納符陽白石東巴是一邑也而一州五縣星列於中非唐史記載之詳今何得而知吾鄉昔日之盛乎五代史郿先隸蜀後屬於晉至宋開寶五年省郿州白石符陽乾德四年省

雲漢文集卷五

二

盤道歸仁始寧始以通江隸巴州至元初有上通江下通江二縣以至元二十年并入疊口尋復置志之或詳或略後之君子將何考據乎更有疑於此三國吳志大將甘寧本傳云臨江人也而墓在吾邑之盧澳華表巋然先君曾有詩吊之攷班固范曄前後漢志皆與宕渠俱隸巴郡晉書亦有江州墊江臨江枳四縣宋書亦爾竊以爲臨江亦通江之舊名也但晉宋諸君不詳山川至齊而竝臨江無傳因不可攷爾

按方輿勝覽甘字  
邑人墓在邑甘谷

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分宕渠之北置漢昌

蜀先主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立宕渠郡尋

省以縣並屬巴西郡

舊唐書地理志辟州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也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辟州治諾水宋廢辟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曾口通江二縣

元史巴州下唐初改巴州又改清化郡又爲巴州宋領化城難江恩陽曾口上通江下通江元至元二十年并南江恩陽二縣上下通江二縣入曾口

晉志本梁州地周禮職方氏以梁竝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昭烈據蜀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

後漢志和帝分宕渠之北置宣漢隸巴郡

沈約宋書載南宕渠郡本屬梁州屬縣三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屬縣四而永初郡國有梁州宕渠郡領縣三無南字今亦不可攷云

蕭子顯南齊書則宕渠又屬西宕渠郡隸益州北元魏有巴州及南梁州東梁州諸州而無宕渠矣舊志及一統志皆謂後魏置諾水縣今城西石刻有諾水縣字則爲後魏置無疑而史氏失記意魏收之所考不精也

宋興元府巴州熙寧五年廢辟州以縣屬巴州通江下省辟州白石符陽二縣入開寶五年廢

一統志謂隋爲巴州始寧縣地考隋史始寧不屬清

化郡其巴州則梁舊也又有符陽白石二縣則三縣地也

按一統志邑在漢屬巴郡宕渠縣地及考班固漢書宕渠縣縣有扶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瀟徐曹水出東北南入瀟谷後漢因之

按巴郡秦置也為三十六郡之一兩漢因之而宕渠為屬縣蜀先主置郡九宕渠與巴東巴西並為郡而已郡不見載於志晉宕渠仍為縣屬巴西郡巴郡屬縣四而宕渠不與焉劉宋有南宕渠郡屬縣三屬益州宕渠漢興宣漢又有南宕渠郡屬縣四屬梁州以為元嘉十六年度益州又謂永初郡國梁州有宕渠郡領縣

三與前同而無南字

王蜀武成三年十月麟見薛州永平三年五月騶虞見辟山有二鹿隨之

廣輿記漢宕渠地後魏諾水唐通江一統志漢巴郡宕渠縣地後魏置諾水縣屬萬州隋為巴州始寧縣地唐析置通江縣又於縣置辟州宋省辟州以縣屬巴州元省入曾口縣後復置明仍舊 國朝因之

粵邑之沿革自隋以後稍可考隋以前則缺一統志巴郡宕渠縣地而宕渠之地蔓衍數千里至不可稽矣東西兩漢皆屬巴州前漢史著山曰扶特水曰潛瀟今名目非故實不可問一也迨乎昭烈有蜀置九郡而割巴

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軍與巴東巴西並列爲九二也惟三國吳志甘寧本傳謂寧蜀臨江人東漢巴郡屬邑有臨號而甘寧之墓在邑西小江之盧澳意者其卽巴郡之臨江乎晉地理志巴西郡縣九而有宕渠巴州縣四而有臨江是邑非宕渠之明徵也劉宋州郡志有宕渠郡北宕渠郡華陽太守屬邑有宕渠令南宕渠郡復有宕渠令而巴郡太守有臨江令注舊縣是又邑爲臨江非宕渠之明徵也

通江縣星野攷

舊志曰古辟州居鶉首之次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七度按班固天文志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按東坡指

掌天象分野圖云觜參星曰實沈州曰益州宮曰陰陽時曰申是益爲實沈之次也井鬼星曰鶉首州曰雍宮曰巨蟹時曰未是雍爲鶉首之次也而唐史謂觜觿參伐實沈也自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爲秦晉其地上應天闕東井輿鬼鶉首也自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盡巴蜀漢中之地古秦梁芮豐扈密庸蜀羗髳之國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鶉首相接又謂興元府下金洋鳳與利集壁巴等二十州爲鶉首由此舊志所以謂爲井鬼分野也又按二十八辰分野之圖云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

爲實沈而分注之云益州永興河東河西北路是自井  
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鷄首而分注之云雍州永興五路  
及四川似以益與四川分爲二而躔度幾不可攷今按  
晉志十二次度數及州郡躔次以十二辰配十二野則  
通江而上如保寧似非井鬼分野也今以觜參井鬼之  
次言之本圖云益州入參七度廣漢入觜四度越嶲入  
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梓潼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未嘗爲井鬼分也而井  
鬼爲秦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上黨入輿  
鬼二度是井鬼爲秦分而觜參爲蜀川無疑惟以輿地  
驗之觜參爲魏分魏在三河之間越秦漢而與蜀益同

一分野是難以詰辯即入參七度以巴郡漢中之分考  
之亦微有不合噫人無甘石之學而欲試推步之法其  
不爲識者所笑乎謹因所見而附於後以俟後之君子  
觜參應爲實沈之次其曰鷄首從唐書也  
史記正義星經云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  
秦之分野雍州

說

鏡說

世之稱明者曰如鏡以其妍媸畢照也用照君子能如  
是是亦足矣然猶有說左右前後者定位也遠近晦明  
者活局也鏡則以左爲右見前遺後近晰毫髮而遠迷

山海借日爲光暗則已焉是亦鏡之短也今有人苟見明而不見晦則譽之者半毀者亦半若舉遠而遺近矚前而昧後長顧君子所不齒矣至若以右爲左以左爲右則莫不以爲喪心病狂者鏡有此四短而人不怨者何與子嘗爲之說矣左右誠易位矣於人之左右者無失焉是亦愈於人之左右不分者矣近而前者照焉遠而後者可勿責也能明而不能晦此鏡之大作用見淵魚不祥鏡其善教天下乎但恐以鏡區區小即便欲觀天察地則顛倒世界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鏡其自愛哉保茲清潔善藏其用可也否則日與近幸狎必有進膏沐容臭諸物者厠其旁也一爲點污儘費磨拭鏡其自愛哉

奕說

予不知奕年幾五十如其在十二三時乃年來北上每買一局壯旅色於永日客有過而笑之者日子奚此之爲凡我人之來游者操金錢以游市莫不本所知以求適市有餅與米知其可以療吾饑市有酒與肉知其可以佐吾食知吳綾越錦之美麗吾體以華知燕姬趙女之妍都吾情以怡亦惟深知其所以即以傾囊市之而無辭如子之於奕也吞碁經乎遇元女乎惟瞽瞍於黑白之遠俵俵於勝負之局人皆子嗤子奚此之爲余應之日子第知夫知奕之奕而不知夫不知奕之奕子即

能知夫不知奕之奕或未知夫不自為知奕之為奕也  
子試觀夫高朋滿座見奕色喜臨枰顧盼疇不自雄為  
無敵及寄談在手思遲下子樹中軍之壘儼棘門之辟  
疇知千慮一失先機在彼而挫衄萬狀主者變色而起  
芻觀因而甲乙夫豈非自為知奕而不知奕乎若余安  
於不知奕或有謂余有奕曷不奕余勉起而應之臨余  
者亦以余不知而不深求亦且因余之所不及而示以  
其所及告予曰某也可觀余起而觀之某也可綽余從  
而綽之某也可立可行余從而立而行矣而尤有絕世  
之技偏寬然予以一路焉使余得縱橫如意而竟余之  
局余乃得以不能奕而附於奕之林以為歡于白日又  
奚在口膚之養情慾之私而營營旦夕也哉客以余言  
為是而余以故長蓄夫奕

為向生字說

向生大成余亡友攜吉季子存之之長子徃昔甲子秋  
余自吳歸里生方就塾塾中弟子之把筆者其父兄皆  
以名與字希余余輒應之以去而生亦囑老友代為之  
請余以生去表德年尚遠輕加之於禮悖亡友泉下知  
之豈不笑余不愛人以德耶宜少俟諸然竊念余犬馬  
之齒已屆嶮巖倘弗如期不能字是於生有負也且字  
兩字耳吾邑中能文章之宿頗衆而生獨以字囑之余  
得無以余為長者而以長者禮我乎生以長者待余而

余以衆人待生又於生重有負也余其以長者之言告之乎然而將奚告也將告之以祖若父箕裘待紹乎將告之以劬勞母氏篝火菽畫乎將告之以強隣怨黨橫口將壺乎抑告之以豪奴悍婢日無弱主乎其告之以先疇舊服見侵受奪莫可誰何乎是皆生身歷之必自知之即不然他人之與生稍戚者必早有爲生言之而余以重陳於生是生以長者待余而余以衆人自待也計余與令祖爲六子社時令祖之長余頗知之性警敏下筆千言立就文士皆頷首焉生之伯父從余爲弟子行亦曉暢條達遇事輒解余曩時深契重之生其念厥紹乎若夫世俗之好爲逸遊爲晏起爲酣歌爲六博爲葉子爲舞文手爲譏彈客爲諧謔不休爲放誕自喜皆自成人以後宜戒之此則余之所以告生者也因字之曰克諧生其勉旃勿以余耄故而弗聽

月課示諸生

四時行百物生乃天理流行發見之實朱註甚明乃諸生謂時物述天不知真有所見乎抑以此相戲玩乎某雖愚曾讀朱註豈頓爾昏曠至此若以此說相欺則可惡若以此說自命則可憫今將各卷送之學先生處請召諸生立而問之

譬曉禁忌說

黃民屢稟凡婚姻大事皆曰我只有三九月或只一五

月或只三七月且云過今年又有幾年豈非可笑之甚  
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後世以人心不古  
風俗爲重故改爲男子十六而娶女子十五而嫁此則  
婚姻之時也夫惟聖賢而後制禮何不守古者三十二  
十之制而乃爲六十五之權宜者何哉蓋以時俗澆  
薄知巧早開及時完聚以順男女之欲以全父母之心  
且以明禮教之防也考之周禮仲春會男女又曰霜降  
逆女冰泮殺音止此婚姻之時也又曰過此則奔者不  
禁未嘗有姓氏之禁忌也而此說之盛於黃亦嘗溯其  
源乎考陰陽家海內惟宗正五行自呂才因時會所際  
而制洪範五行以上元中元下元之甲子分男女之年  
月並其生辰而合之合之者所以難之也豈知傳流至  
今乃舍正五行於不講而偏信其說爾黃深信而從之  
若著龜耶今且以姓氏之禁忌爲爾民言之姓氏之源  
流邈不可問矣爾今日之姓即爾千百年以上祖宗之  
姓乎世代之遠有避地而改姓者有避禍而改姓者有  
養子而冒姓者有立姊妹之子曰甥以爲後而即姓其  
姓者有立妻兄弟之子曰姪以爲後而即姓其姓者有  
幹僕利主翁之財產因其無後而冒其姓者諸如此類  
難以殫指且如爾黃動有買子又多過繼如本姓王也  
而過繼與張將忌王姓之年月乎將忌張姓之年月乎  
如忌王姓之年月與見姓不合或忌張姓之年月又與

本姓不符卽并兩姓而忌之且將遲至一二十年而不得遇吉日良辰者矣卽使遇其時矣世事無常或至日而有疾厄之作訟獄之興兵戈反覆之故必且又遲之無期矣人生世上百年者少少壯之年不可再得爲子女計者曷若及十六十五之時而婚娶願畢身事家法兩全無害爲吉且良也章句之儒所見如此願吾民其自今以始毋惑於陰陽家之說而力行之庶風俗因之以勵也康熙歲次乙卯季冬念七日黃令李蕃書

採石說

李子江行抵漢口始知蜀舟不利夏秋乃僦洋船舟楫而隘几案平面之具皆不得攜行雖性頗好書然酬對

不恭弗敢褻也至郎襄之間兩岸惟荒山江中怪石突出水表日接於目千狀萬態卽有米元章亦應接不暇而沙際小石大者如拳小者如豆或黑或白纍纍灘崖間余命童子取數顆置盤盎中稍作清雅觀童子拾至或黑質白章或紅紫相間有文登石之所不及者余呼童子而責之曰異哉子之採石也胡不取其純黑者乎黑爲北方正色也胡不取其純白者有金行之懿美胡不取夫圓者中規胡不取夫方者中矩卽不然胡不取夫丰骨稜嶒爲斤斧之所不能制胡不取夫肌膚光潤堅緻之所不能及而乃尙夫此也子取其色乎非天地之正氣將取其文乎又非炳蔚之美觀子弟見夫光怪

變幻爲庸夫孺子所驚異而孰知點染蠢拙爲正人君子所不取也哉童子迥然而笑曰嘻先生何世之民與胡所見之不今也吾聞八音成奏則土鼓無聲五味調和則太羹輟獻未見尚茅茨於雕鏤之日談標鹿於錦繡之秋者而况物以時貴好因俗移文身遊越短後服役固自有見焉非苟而已也先生試觀昭回雲漢天之至文也而人弗知法河嶽流峙地之至文也而人弗知挹乃欲以硜硜之性抱金水之實而欲爲人世之奇觀也哉夫襄鄖之間地雖僻亦孔道也豈無有抱丘壑之奇癖攬幽秀於陬澁者乎又豈無有結泉石之幽盟爲漱洗於茲者乎豈無有騷人墨客負山水之清賞而過

此都者乎豈無有啣綸綍之烜赫搜高逸於山巔水湄者乎又豈無有縮符璽之重寄分旬宣於封域者乎此石之黑白分明瞭然如日曾未有過而問焉規折矩旋生成自性曾未有過而問焉是殆自負堅剛之性不能與世推移而棄擲於江干也又孰從而爲之辭如今之所采者謂其無文與而亦若光彩之陸離謂其無用與而亦供達官貴人之解頤取供目前之適亦惟此等而可矣先生又奚此之求多與李子聞之訖然而笑謂童子爲知時因亦聽之而不能爲之辭

包子解

懶菴老人退居鄉里同俗嗜好曰包子旨裹以桐葉束

以櫻櫚充以豚肉拌以糝米椒發其馨鹽調適止納於  
釜蒿竹算承之水之去算限以寸許燎以山薪惟柞是  
使庖人職之專量火候過熟肉消不及羣詬曾以餘肉  
封識極厚寘之甑間爲包之胄先嘗旨否餘及老幼若  
曰未也蒸之其又惟茲桐葉其性柔潔雖乾而脆潤之  
則貼包藏元味不致分裂所以鄉人致敬賓客細咀大  
嚼莫不欣悅近漸不古簾竹爲賊肥脂厚膩不能收攝  
知味君子好行分別而諸鄉人匪此不設此外客所未  
識也夫雲上於天易有象焉洽比其隣詩有詠焉若乃  
羅搜珍錯設席肆筵產窮水陸味極腥鮮八簋房俎下  
箸萬錢禮制有嚴不可干也至於歲時伏臘介壽祝眉

聯姻續春湯餅晬兒聚我族黨酌彼泛齊南山蕨嫩北  
徑笋肥殺麋無禁溪深可漁家藏乾腊歲畜五雞而何  
乃片鱗之設喬野如斯哉方其諏吉日備案几飛鸞牋  
覓信使灑埽庭內必恭敬止召客期限共動井里客之  
來也草露未晞或躡蹻或抱衣老者扶杖幼者奮袂莫  
畏道遠咸忍調飢其旣至也主迎於門笑煙浮浮犬號  
狺狺三揖三讓乃成主賓茶香於甌酒盈於樽莫不整  
容肅儀嚴敬可師及其侶衆咸集謹聲而揖正位之坐  
小大成偏各舍坐遷詭笑不一主人色喜謂客至止告  
知客者請賓正席誼闋詬詈食已未畢已而主視夕陽  
客興正狂或敘公私或論兵糧或講棍法奮拳登場或

鬪葉子混爭劫賞叫號籩起幾尋戈揚爰有老人從中  
勸諭相服以義歡然而去若此者儉以養德朴以還醇  
攜者既睦疎者以親雖凶歉而勉勉何文質之彬彬然  
則何殊于無懷之世葛天之民而慮秦楚之見嗔也哉

雪鴻堂文集卷六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眉 校字

擬

擬公伯寮愬子路語 有序

殷芸小說有愬語一篇掇拾野語醜詆先賢肆無忌之談比類盜跖逞謫訕之口有踰蒙莊雖率狂瞽於一時恐開狎侮於後起惡言不入於耳先聖會稱其效矣不仁加乎其身小子忍述其說乎况季孫奸雄之輩萋菲豈易移情意伯寮口舌如簧狙詐或有微中不揣固陋敢告交朋

雪鴻堂文集卷六

擬

一

子大夫之任仲由也親之信之職以費故然由能親於桓宗乎夫季寤者誼則昆弟也若公鉏極屬則猶子也尚有蒲圃之謀况其它乎將信之與舊臣等又未必如南氏矣南遺父子世宰費邑富貴福澤不為不久至於崩不念厥紹乃有公子慙之釁則新進者又可知也嘗觀子大夫之臣如仲梁懷如苦莢如林楚如公山不狃等雖曰皆季氏之良往者棘下之戰實二三其心特以陽虎多謀而詐親富不親仁觀其入公宮而取寶玉大弓以去故衆志戢耳然陽虎才足以為亂今其游魂尚在晉趙間也今仲由者才則兼人勇冠三軍恒自言志必曰千乘之國乃為大夫宰能鬱鬱久居此乎設一旦

號於國中引先王制稽周公舊以尊公室為辭數子偁於外仲由應於中則費之為費未可知也子大夫必將曰茲費邑先子季友有定僖之勞而乃有汶陽及費之賜非盟於僖閔詛於五父之衢而有之也由也知德必不負我是不觀文子之世矣文子克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德昭隣國焉猶且有公孫歸父其人也今子大夫忠勤孰與先子勲勞孰與先子而欲倚以為安乎日者子大夫深數世之憂於是而有顓臾之伐早朝晏罷將滅此而朝食仲由旅進旅退未聞出一謀獻一策也吾聞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委質為臣謀人家國者固如是乎即如費非無事之邑也得一學問深沉之士恐未勝任也而乃使子羔非其樹私人以資頤指與察也聞之勿謂何傷其禍將長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子大夫其圖之

擬昭君諫捕畫工書

陛下據廟謨集羣策冊妾為閼氏遠嫁呼韓邪單于不敢自愛改裝就道時維二月爰至塞上雖長安風光日從中來而陛下以西北重任委一女子是沿邊生靈朝廷封疆妾身任之柔情弱緒究將奚補哉故晨征暮宿當明月在天三星窺人啜濁酒操琵琶歌出塞入塞諸曲不覺壯氣滿漢關矣然妾私心竊有欲陳于陛下者妾幼敦姆教箴管之餘頗習書史見皇英贊虞姒姜造

周心竊慕之以皇漢之興今已八世而先皇帝圖寫功臣僅博陸侯等十一人竟無有脫脂粉而憂社稷者列名其間可謂六宮無顏色矣夫天地精英之氣既鍾于婦人而且鸞臺椒寢遭遇非常不求報稱何為也哉繼蒙選擇入充下陳冀得近至尊可奏微志而衾裯未抱命也何如及陛下命工繪圖私幸進君遭彼墨夫爰求賄賂妾念止此身耳金玉寶璐天子之賜也以陛下之賜賂陛下之臣是委君命也是以不正進也是寵賂章也陛下以法治天下而貨賄之端自宮中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且妾舉生平而盡棄之將安用耶妾所以寧甘自黜而不敢出他塗以進也妾始實恨之既而為陛下幸之幸之惟何幸其技止此耳非選建賢能進退百官者也非典刑獄之司也非委以牧養斯民之任也非治兵旅專征伐之將也浸假而使為丞相則偏增戶口者上考而渤海潁川之良將見擯矣浸假而使為御史大夫則三章之法必亂而殺人及盜必不抵罪矣浸假而使為二千石則政由之不平訟由之不理怨息愁嘆之聲作矣浸假而使為三輔內史則被延燒者加罪而流殍載道必不問矣浸假而使為大將軍則軍士之賞賜皆飽囊橐而幕南金城之績難奏矣如此者誠願天啓聖聰察奸狀而戮之以其頭懸之藁街以為為人臣奉天子之命而躐貨撓法者戒而今則可以已矣

比者傳聞陛下將收長安畫工與衆共棄妾願陛下惜此舉動也陛下憐士女之蒙疵懲壬人之罔上穢彼醜類投畀豺虎非市私也以明罰也然天下之人難門到戶說而况遠方之人乎竊憶陛辭之日伏見陛下咨嗟再四意旨徊翔左右宮人俱各驚動使妾哀控天顏亦可中止而妾不敢且不忍何也今諸工誠不足以污斧鉞而陛下誅之寃也妾馬不回工命亦委彼殊方遠臣將謂天子有恡心而怒移於賤士則妾之所大不安也且單于慕化之誠陛下已許之矣而復云云是妾爲一身而貽吾君以好色失信之譏也罪莫大焉詎莫甚焉今妾已矣非漢宮人矣乃殺此輩以速謫議乎妾所以

願陛下惜此舉動也妾今者報荅無地惟願適彼賢王朝夕納誨以無貽帝命羞是妾有衛青霍去病之績而無費勞有陳湯甘延壽之功而非矯制使卿士大夫得安於夙夜在公之節武夫謀士無柁鼓刁斗之驚丁男釋子無供億煩頓之苦邊圻亭障無烽警烟燧之虞千秋萬世知漢家有靖邊之女子則妾心可以自慰而亦所以報陛下者也猶有請者漢家故事於戚屬最厚而待功臣不薄妾已去宮掖不敢妄異惟父母音容久隔今復求離不願生女之嘆想已久矣倘因和戎成勞優以恩例非直妾也以勵後人則妾有生之日皆天漢之年也至畫工等乞陛下宥之凡爲人臣奉命而營私撓

法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多行不義將自斃古人不欺也惟陛下姑宥之

擬蔡謨移王導書

茂弘足下前者九錫之說固屬謹浪本為寶錄而足下似畏盡言若曰中朝人望不容他人窺見底裏耳及昨又見足下幕天席地妓樂滿前竊謂偶然諮之左右實為泛嘗謨竊疑之以足下之為重於本朝也先帝嘗謂足下曰卿吾之蕭何也足下既為上下所倚重其所為報稱者自不可輕往者阜陵之役加大司馬假黃鉞異數也至江陵親餞焉隆恩也竊以足下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以紓天子憂矣夫何敵人方轍亂而旗靡而足

下乃卷甲言旋竟不敢隻馬渡江者何為也他如襄陽之寇敵人兵士大疫議者謂其間可乘而足下乃慕不扼人于險之說而令其飽颺以去苟敗之賊淫雨三月此天欲滅寇之時也啣枚乘之如摧枯耳而足下竟失事機使國威不申強寇日滋足下念之亦樂耶否耶設使不能攘外而能安內猶可慰人望也大江之南浮競成俗尤而效之甚於虛無往時陳頹曾力請之而足下不從是足下不知正風俗矣卞敦擁兵而不赴難鄙默之擅殺為無君誰秉國成召而戮之上也聲罪致討次也夫何充耳褒如遵養時賊貽笑於君子是足下不能明國法矣蕪峻之佞強微之反不微亦反徵之反速而

禍小不徵及遲而禍大庾元規力主徵而足下不止豈非以元規之徵爲是乎奈何備禦無策使之輕至闕下也王處仲非足下之昆弟乎包藏禍心竊窺神器路人皆知之豈足下獨不覺耶陽爲誼臺待罪之行陰懷富貴與共之私未可知也不然者若周若戴固有晉之良也三問而三不荅卒使善人罹禍而負此良友耶且也江左之人士皆以夷吾望足下足下亦以夷吾自待則當如管氏之知大義矣他日足下謂人曰大將軍此舉義同桓文亂臣也而具官以稱之是桓文王敦將幽厲先帝矣足下之衷曲恐可以欺天下而不可欺後世誠恐足下世族之重名位之高使識者謂足下與容頭過身者等思及此誠願足下稍輟笙歌旦夕憂惶而爲晚節之修也望之

傳

李雄飛傳

李雄飛字闍仙蜀人鼎革時爲陳德門下客德以武功起家總大鎮好客養士雄飛往依之雄飛美丰神善談論博學多能德門下食客嘗數百人乃於雄飛獨賓禮之稱先生資給頗厚一日讌所部將士酒酣曰我輩張弓挺刃縱橫疆場雖倖叨秩祿未嘗不以絳灌無文爲恥然而隙駒將邁矣吾有諸子嘗恨其癡頑不諳筆札今四方屬平定尚欲株守長檜大戟以邀尺寸豈可得

乎諸君各有子弟春秋頗富蓋各督之使學乎僉曰固  
願之而未得也曰幕中李先生吾聞其力學有年素知  
名吾將命兒輩師之諸君有同志者其以子弟來附僉  
曰敬受命於是各遣子弟執贄受學雄飛故文士在軍  
中久無所見長每聞戰鬪聲輒惶駭惕息面如土色今  
聞其以教授子弟是乃所爲輕車熟路也數月後軍中  
子弟皆恂恂然士矣諸將佐甚喜會江南有叛者德移  
師往平之獲女子某氏國色也諸將佐各有私莫然弗  
敢專上之德德見其丰姿出世氣度嫺雅深憐之亟命  
送之母所軍中以德爲權辭殆將自有也踰月德集門  
下將佐謂之曰前所獲女子吾意其必嫺女紅故真之

老母側俟量配軍士失偶者今者老母謂吾此女不習  
紉縫將焉寘之吾思此無用人當擇無用者偶之諸君  
意云何皆起請曰願聽命曰軍中所謂無用者孰如李  
先生乎僉曰信善於是豐其資粧而遣之諸將佐皆執  
賀焉後雄飛登鄉薦守蒲州此女封宜人云

賦

廣筆賦

客有誦蔡氏筆賦於李子者曰伯喈之賦盡致矣乎未  
也應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勝事  
則賦事勝詞則經乃若緣物起思因感有文而原霜毫  
之所生能定象於乾坤傳陰陽之秘密紀帝王之德勳

羅百代述六經彰幽眇叶神明既剛而柔故代舊以新  
圓和正直規矩是程上元下黃天地是形蔡氏筆賦其  
止於斯序獨不思轉徙朔方髡鉗輸作長謝鄉土甘此  
流落豈我躬之不淑抑文致之籠絡耶方其覃思經籍  
韞積典墳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  
括無外綜析無形固將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敘  
彝倫掃穢慝清埃塵連光銑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也  
夫何蜺墮難化召對金商更衣不密釁起阜囊竊視者  
曹節釁隙倡於程璜因女夫之嫌恨駕請託以飛殃既  
而尚書詰狀上書陳詳細族豈申助之黨宄奇非禍機  
所藏應對灾異愚戇非常固宜吐詞而城隕恨雪而隕

霜卒致詞連衛尉抱辜飲章衰老並坐奚論否臧肆仇  
恣以羅織坐不敬以摧傷幾致棄市賴有呂強家屬並  
徙五原安陽雖奄人之毒螫實毛穎之簸揚也嗚呼管  
城公之威乃轉而自戕也哉營營青蠅天天紅紫亡是  
子虛文士有託之以著辭貝錦南箕法吏乃假之以非  
訾鳴庠狡兔可馴木亦連理而七事之陳無以回崇德  
之聽十意之才僅得載東觀之紙是知可以別烈火之  
桐而不能移王處之議明足以察螳螂之幾而不能博  
陽球之喜是毛穎先生之出於僉壬之手者可勝指哉

雲鴻堂文集卷七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壁 掖

疏

募修雞子頂真武廟疏

余生雞子頂下七十年足跡未嘗至山頂而山之神異則稔悉之記當年每自二月初東北郡縣丁男婦女絡繹而來至秋盡稍止每至歲三月香火尤盛相傳為神誕於三月三日也神號無量佛宋真宗更為真武封為帝則兼釋道而成名余讀書少不識神誕有何自世俗相傳為南北五代間王太子出家踪跡與靈山老子同意真耶偽耶其出於傅會耶及按廣輿記武當山下有磨針溪蓋真武學道未成生退轉心遇觀音示現為磨針姥真武始堅志入山而道以成其披髮伏劍又為觀音示像云其或然與然小說家又謂神屬青池長者夫人■夢吞日光而娠生於隋開皇元年甲辰之三月三日入清冷山修道清冷即武當其一地與未考也又紀龍漢元年有天關地軸之妖即龜蛇者神敗之於翠龍山冠履俱喪故披髮跣足然與否與是又未可知也余考之又無龍漢紀年則茲其野說與然神之著靈於先朝成英二廟固為顯燦其在茲山士女之弗無子禱輒應又嘗見有神訓行世則神非他淫祠等可知也甲寅乙卯滇人煽亂鎮兵依廟為柵弗戒於火而化為灰燼

人或疑之謂神之靈弗自庇余去年在江上問航海野老告我以普陀山久為火災大抵

大清御世百物一新凡茲百神因莫不震疊而亦新其簷宇也戎府首其事路寢廊廡俱各就緒而肖像尚未過募化主來告將往閭蒼之間丐有力者終厥功余謂之曰子行矣嘉陵道上穰穰而擁厚實者皆游吾邑者也皆稔知是山之神異者也况汝之持短疏而營建若寺若橋又皆知之而信之者也子行矣應各捐厥貲而成其事

贊

叅禪贊

雷陽文集卷一

二

觀音服乳普賢騎象凡說神變皆是虛妄予謂乘而上者為菩薩乘而下者為業障噫嘻即吾儒幾希之榜樣

十八羅漢贊

蘓子瞻王元美皆有羅漢贊予何人斯乃續貂耶客中無事聊以自娛隨手書來不覺滿紙因並付刻珠玉在側之誚所不恤也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法在何處以何法護請問尊者歷劫幾度傾耳聽焉尊者無言清風在樹明月在天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以老住世以笑說法以笑而老不記庚甲大千世界儘

多可憎尊者於此作無事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又不升堂又不集衆橫拂豎眉將成何用佛不在言默亦非參笑對梅花豎指者三

第四蘊頻陀尊者

所謂何經經是幾句向字若干亦復何義伸眉瞪眼舉拂一掃欲往從之空山鳴鳥

第五諾矩羅尊者

童子雖慧手屬他有背癢他搔仍煩我口歷劫多少搔猶未了汝手不閑吾師空老

第六跋陀羅尊者

其龐可畏其神可親請親大士已落二乘大士及佛相好無二諸佛子等速展坐具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住山時鬚髮如故磨刀捉鑷非見佛處而諸大衆競學圓頂在圓頂乎珠藏衣領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結跏端坐閉目亦可而復誦經吾已喪我口無字向手不披綺妙法如是證之行間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世間衆生終日勞擾校計籌量無時是了大士亦爾數劫數經我知之矣從數入門

第十半託迦尊者

注視不已豈有疑義我聞佛旨不立文字雲生山頭水流澗下師往從之儘多道者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以勇猛力運精進心示威喜相為護法身是諸邪魔陷入可憫請容飯依以廣慈隱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汲引衆生大慈無二屈節卑躬未免多事自作自修自救頭然隨來隨去飽飯穩眠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珠以念佛佛不在口杖以警衆衆不應手大師慈憫絕

貪嗔癡撒珠拋杖法於何施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晨昏鐘鼓二特茶飯即此是佛莫當閑漢尋味於水問色於月雪灑松梢琴音清絕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色界衆生難喻無色現身度人可黑可白依稀見之須認仔細一片白雲過前山去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八萬四千的有真詮愚盲無知只信口宣我師誘人不偈不經舉頭西望紅日東升

第十七慶友尊者

口唾甚甘唾出則穢而謂言詮不落二義怒目撮眉站  
定脚跟不使狐禪誤却兒孫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一部虬鬚橫挑錫杖不住林間不臥山上爲衆生故東  
奔西馳夜來燕坐月淡星稀

予不知文如何作贊贊他猶可况阿羅漢我與羅漢  
身無有二羅漢視佛想亦如是蒼樹蒼雲碧澗澄水  
箇中消息惟我與爾癸亥八月吉日蚤起偶然書此

準提菩薩贊

佛空諸有菩薩不然隨衆生願而各足焉竊疑佛母不  
同一源蓋將以有求必應者堅衆生之心而以所求皆  
應者見佛道之全庶幾乎歷衆境而信心以皈依於西  
天

藥師佛經贊

大願十二藥又如云何眷屬七千悉具爲數不多亦  
復不少總總林林衆生顛倒盡虛空界不見一人告諸  
佛子反來諸身

多心經贊

因經求心認賊作子以心求經騎驢覓驢即心即經非  
經非心誰道佛說在王舍城

楞嚴經贊

非與非也予一以貫我謂楞嚴應如是觀佛說三藏道

言五千束諸高閣自有真傳

### 金剛經贊

要將四言統於一句如何此經分三十二合既非合分亦不分夜靜焚香貯月於瓶

### 題朱藩心經石刻

朱子筆墨妙天下忽爾興到書般若筆間應有般若在良工鐫刻流傳者摹刻知是千萬張楮間猶是舊鋒銚至今時作風雨聲當年落紙應非常學人看經不看字亦有愛字不知經如今展掛在高齋是經是字一問君

### 魁星贊

其名甚美其形似鬼高舉其筆雄視文壘非由爾膝之

雲鶴美集卷七 贊

六

善屈即由爾金之多斃然則滔滔者斗量之不盡也慎毋作我輩之儔侶

### 布袋和尚贊

哼彌勒世尊光壯漢大法身坐不跏趺笑不出聲又不是叅禪又不是誦經不管婆婆世界只等當來下生好打開這條布袋莫悞了後代兒孫

### 鍾馗贊

咦先生胡不喜怒髮衝冠好食鬼茫茫大地鬼何多湯無分別何取此若夫生無益于時死無名于世既不足動先生之怒而言清行濁者方且豺虎所不食奚以辱先生之齒噫嘻我知之矣惟食夫其形則人其心則鬼

欺上罔下弄國憲而逋天誅之子嘍

布袋和尚又贊

曾見擔着布袋行又見拈着布袋坐此布隨身幾多年  
如何不見布袋破願將此布作衣屨給與大千寒乞子  
大地溫暖無怨嗟和尚於時真歡喜

牛肝馬肺峽贊

某人某人可誅者心我欲拔劍已半不存牛肝馬肺爾  
肺肝是我惡馬牛匪關峽內應以巨觥注酒長劍膾割  
而啖之

頌

十八羅漢頌

言海華集卷七

七

不儒不釋不齋不葷身心從何處着落非無  
勇猛心幾回舉慧刀不知下手處則勞勞營  
營頗可慚悔因見東坡先生有十八羅漢頌  
步而頌之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  
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洪鐘在縣香泉在井弗考弗汲自爾清冷譬彼爐然孰  
是棄薪無人我相憫此修行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檮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瑠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是中消息說來已非竟以秘藏越增狐疑幸大慈悲代

佛拍示花影水色雲形月意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有白木猿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平等觀世物無可棄而况殷勤能捨所嗜隨侍多年此界已叅行方便法引入寶壇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莫被三迷須知不二既已忘言云何多伎或皈正眼或游象外皆具種知遍大千界

第五尊者臨瀾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雲臺聖書卷 贊

八

風波世界靜無咎焉出險何能妙不可言是無上諦是人間世直從座上剖第一義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髀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以清靜心消猛悍氣從團圍中觀分別意力由養全誠在物先我觀尊者予欲無言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抹鉢而立頌曰

無所事事自然降伏而諸學人修持碌碌瞻彼光相矚此根器鱗而角者應不飛去

第八尊者并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

有神人湧出于地捧盥獻寶頌曰

極諸神變是名為幻雖幻中人能不驚嘆維我尊者一塵不惹匪憎上慢聽其自捨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搆火具茶又有埋筍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匪勤課誦云消此供烹茶澆花不同無用竿頭百尺丹梯千級究竟若何日用飲食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

曰

此一卷經是何利益飛仙玉女赴感而至蒲團落處便是道場休看容易這一瓣香

雪齋文集卷七

九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

立頌曰

以香說法于聖未有得意之訣原不在口奈二乘人只覓牙後試問祖師在文字否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  
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大阿羅漢尚有茲險我見蒲團使我喪膽神耶蟒耶只此刹那慎旃慎旃誰是禪和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我自安閒汝自顛倒彼狡童兮亦怖亦藐以威猛力攝

整烈性日禮尊者是皈依竟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  
頌曰

咒是何品誦已幾遍鈴杵衣錫不相爲掩我說無法爾  
身有口此微妙音作獅子吼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跌坐胡人拜伏於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爲衆生故龐眉皓首老不足惜憫此三有拱手擎拳雖  
在眼前汝意云何當面叅禪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跌坐下有童子發香侍者

雲笈彙編卷七 贊

十

注水花盆中頌曰

意無不如是名如意莫將此訣認作玩器爐煙自繞盆  
花自紅誰指示爾色不異空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  
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  
水中頌曰

活活潑潑眼前皆是從無定中得有定味學無學人或  
悟或不得象忘言悉空諸有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頌曰

最誤兒孫是此禪坐尊者復然甚麼功課已無可說亦

不必說圖圖機關請君細嚼

昔在蕪湖曾贊尊者譬如空花敢云般若今復作頌  
大阿羅漢如陟景山中塗而嘆所嘆維何竟日奔波  
試問西來豈阿彌陀

銘

研銘

物至於石可謂頑極礪而礪焉方嚴正直且可置於文  
章之林而躋乎聖賢之域然則切磋琢磨之不可少吾  
於此而知朋友之益

雲鴻堂文集卷八

通江李蕃錫徵著

男鍾莪校字

跋

黃志跋

志之修也不其難哉志邑志也修志者邑令也邑令以  
東西南北之人而為邑宰按簿書循憲法堂以下猶眯  
目焉欲取窮鄉僻壤之事與數十百里之人而盡論定  
之已難矣而况責之以千百年間城邑之沿革陵谷之  
變遷日月之薄蝕星紀之隱現人士之或貞或否物產  
之孰盈孰詘而周知之不其難哉雖然取城邑陵谷日  
月星紀人士物產而紀載之尤不難取城邑陵谷日月  
星紀人士物產而紀載之屹然成書使下無好惡疇毗  
之譏而上可備國史之採掇士大夫誦服其文章閭里  
蒸變其風俗惟志是賴則志不其難也耶然而官此者  
牒訴倥偬應酬紛沓勢難洗硯焚香比櫛字句又必借  
一邑之卿士大夫與文人墨士各出聞見以成其書書  
成之日則曰某邑志某縣令修其書之成與否攘盛名  
遺口寔邑令聲聞是賴焉則志之修也不又其難哉予  
生長西蜀見聞寡昧自擲筆為文亦思學吾家光燄千  
古以不愧父師而饑寒迫促使筆墨緣艱及勉而入仕  
又欲作世間可傳之事一二稍補未逮而撫字有心又  
被催科牽住二年來雖招流移憫流亡而斗粟尺布果

能當慰止乎羸牛孱犍豈能遍畝澮乎單騎而察隱弊  
無坐照之明也敢告勤乎比户而清中下之丁皆令甲  
所當然也敢為功乎他如除赤丁之浮費免吏胥之贄  
腆禁尉差之煽害父老嘖嘖矣予則以為

聖天子在上百僚震肅枯槁爝火夫復何庸予竊退食  
自悼初不能進取以成名復不能為吏以免俗每誦殷  
黎軍峴山數語不覺黯然自失輒欲掛冠歸去幸

朝廷有修志之令而黃志久不纂修予不覺慨然曰其  
借此稍畢事乎於是掃榻長跪延邑之紳士計日成書  
夫東海文章久重宇內予得竊其名曰黃邑志蜀人李  
蕃修幸矣幸矣書成予得觀之而沿革疆里日月星紀

人士物產燦然如指諸掌且其倫次居然古史予得與  
修志之役而免俗吏之譏不亦此生不可少之事而大  
愉快也哉

書丁公語錄後

余先得丁公詩錄其警句頗多膾炙人口如蚡嶼磯云  
三峽曾經無過此憑誰拔劍息風威夜泊魯港云拽杖  
開門尋竹屋燃燈促膝問芝山舊縣云漁收暮網沽新  
釀客繫孤舟捺敝鞵渡江云排空鴈字沉寒影結隊魚  
書暗逐人夜抵襄安云谷口高呼龍遠吠山腰暫貯月  
初斜雜華落成云銀塘路轉依高柳碧檻牕櫺問古梅  
冬日云繞屋綠雲添野色推牕黃葉坐高流除夕云燈

火依人寒夜靜梅花繞屋暗香敷新正云塵靜霜雲初  
日上林疎烟瘦野梅開仲春云裂玉冰消魚競躍拂雲  
天淨鴈和鳴再遊白鶴云幽草乍開含宿雨異藤欲折  
拂輕梅置之賈島貫休間無以辨也又見其次中峰百  
詠梅詩不作道人語居然唐以前詠梅諸作非宋之唐  
突梅花者可及也今年仲夏叩關乃見了公語錄余讀  
之不解大意云何然天光雲影雖非捉摸可得而滿眼  
空明自不可掩又何必於文字間尋討也抑聞之印川  
者只一月而酌泉者止一杓若其探本會元雖不沾沾  
於文字而空明洞徹觸處透露余仍不離文字以彷彿  
了公之一班焉澤骨兩疏沉摯痛快筆墨淋漓而部伍  
整暇直得古人之神非徒襲其貌而已所謂不了人不  
得作了語而了人不得作不了語者也然則其所以爲  
語錄者余將於詩句而遇之於偈頌而遇之於小叅諸  
演說而遇之請誦了公詩曰黃頭不識游人意拍手頻  
呼幾叩船芝山老人跋

書祝枝山真蹟後

羅漢尊極多詫異而長眉尊者尤奇特竊謂一切世間  
無此像好往年旅寓蕪湖見珍了上人眉幾二寸餘時  
年已七十有五而齒牙無恙抱杖游行及叩其底蘊除  
內典而外余所讀書皆上人所執上人所讀書多余所  
未見者吳中如陳去眩錢牧齋兩先生皆拜服之所至

可知已所著有梅花百詠及雜華林諸集余曾有白云  
我媿非韓子師真是大顛蓋道實也後相約歸蜀不果  
以所藏枝山帖貽季子鍾眉字之真偽自有辨之者而  
上人爲吾鄉人姑記其畧云上人蜀之溫江人俗姓董  
時康熙壬申正月穀旦七十一懶叟書

題屈錦山二南草後

春穀諸詩字比白櫛聲響琳瑯而嚴密之思見於筆端  
至於昆明集大踏步而行似信手拈來有湧泉波起之  
致但涉之易出未免爲西崑體之流矣歸來吟頗極沉  
摯其得於山水之助耶若不舍故園當面印可

讀莊子跋

雲鶴文集卷一跋

四

世間合有此一理特需其人以發之只如列子一書  
原本於易而就乾道變化四字推演成編便至化生生  
化亦至不生不化亦至於未嘗生未嘗化便爲釋迦老  
子之先鞭余嘗謂漢明不遣使西域佛家已在中國特  
以髡緇家賤近貴遠故反謂列禦寇爲似釋家語豈不  
可笑耶比如南華老人著書爲內篇爲外篇爲雜篇而  
近世學者謂本老氏之旨而爲寓言卮言以痛發之且  
有爲高其說者曰讀莊子止內篇而畢故譚友夏評莊  
子於七篇之後伸肩放手作大解語意亦以內篇盡莊  
子夫外雜篇固有不能合轍者然不過讓王盜跖說劍  
等篇已耳其他固未嘗讓於內篇也余以爲不盡全書

無以見莊子之妙不熟外雜篇無以知內篇之精而莊子則自成莊子非衣鉢老氏猶之手列氏之先佛教云爾故曰世間合有此理需其人以發之也或疑余言試諦觀莊子之自序

書碧雲馭後

按梅堯臣聖俞生平著作孫子十三篇注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六卷宛陵集四十卷未聞有碧雲馭之名則此書偽作無疑及考張貴妃傳妃父未嘗為涪客惟妃伯父堯佐仕於蜀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時文彥博為相彥博又先守蜀故唐子方等以疑而極言之耳子方貶英州時梅堯臣李師中各為詩以送之故借梅臣名而撰是書與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五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人可不自愛耶是軸乃唐西京千佛寺多寶佛塔碑文也岑勛撰顏真卿書余謂魯公頗傳張顛筆法長史筆力道勁魯公筆墨後世稱之曰顏筋亦以其方嚴端楷也余覽是刻略涉肥重肉多而世皆寶惜珍藏之余見聖教序字本右軍而覽者以有許敬宗名而不之貴往年余友自廣中歸攜有黨碑字畫真宋名手亦以紫名蔡京而棄之嗚乎人可不自愛耶若徒工乎字而名如許蔡亦何足多康熙癸酉正月十八日

書陸羽茶經後

吾鄉以茶謀生富家翁歲入萬觔其次數千觔其次數百觔所謂兩前茶者惡其傷植弗取也即有取者但以爲易白金入甕求其細煮一杯若將有性命之憂大抵所日用者葉大於掌枝可燃薪遑取茶經而讀之耶然烹茗啜菡固一雅事而瑣瑣營辦不免費時日此書若遇秦皇當付之一炬未爲不幸矣

跋宣和畫譜御製序後

宋何時也完顏阿骨撻耽耽虎視飲馬洛陽非一日矣使徽宗長慮卻顧以圖畫之精畱心禦侮亦何至魂銷雪窖淚洒冰天也哉觀序中云玉關沉拆邊隧不煙道其實耶微詞耶

題四川名山勝槩跋

余十年去蜀不見家山水三遊歷下又無暇於千佛山明湖趵突諸勝而遊之住去俱苦將若何乃坊間有鬻是書者因購而當臥遊焉而茲帙則全繫吾蜀蜀勝雖不盡於此而讀此則幾乎還蜀矣他年東襄南旋視此當爲一噓

書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後

按本序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八卷今止十七卷則十八卷疑即王氏略例也唐藝文志稱李鼎祚周易集註十七卷疑是作史時已遺去而睦擇序又云自序云十卷不知又見何序豈此

序外別有自序耶抑未深攷耶丁卯夏六月

栖鴻館印選序跋

辭賦成而雞林紙貴至以文名千載而先正猶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况畢心志窮歲月而從事於印章以博達官貴人之一笑者乎工之者刻之覽之者序之余反覆其故而不可得爲之解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題中山狼傳

余年十二三時丁蜀大亂總兵某不能禦而力誅秦人秦蜀唇齒邦也且吾鄉爲商販叢集之地秦人客此甚多寃死者無算有姓張者高陵人也寓吾鄉十有餘年矣與先君甚習因而徧識井里中尊宿值是警望門投止而無能相容者先君納之家中幾兩月爲某人者利其贖乘之而稱貸先君命畀以二金不飽所欲次日密告於營弁差兵勾攝先君謀之同社力陳於戎府而張無恙焉先是張寓吾家時先君時令人覘行人門有犬吠聲即令其潛於園林中後事解而生怨謂余時以有人來嚇之而不德先君云觀此可爲長嘆

書范公桂海虞衡志序後

此序溫厚和平如見其人余在塞上有友人爲余言范公初爲獄吏凡獄囚之飲食必親嘗而後給有疾則躬調藥餌如父母之視子女也其夫人某氏賢凡獄囚之

衣服親爲澣濯補紉一夕范公爲冥王攝去與之坐而禮之私問注祿使者云此公陰德合酬以宰輔但其貌不足以堪之奈何注祿者跪云益以鬢斯可矣於是呼左右持錐刺其腮頰爲之生鬢云云後果登相位余未見此書但友人言之甚悉因筆之於此

題李衛公獻西嶽碑後

康熙乙卯冬余使人至長安過華陰寓書於孫長發雲錦年兄使旋貽余衛公石刻三本受而命工裱成帙記順治辛丑秋七月過祠下時暑雨多厲不遑瞻禮暨康熙己酉之冬同漢上薛調六過宿道人周芝山家徧觀廟中石刻甚富擬得如秦畫榻所樹而年來道路阻塞僅得是帙他如石室之藏竊有志焉未卜也戊午暮春

錫徵誌

瀟湘八景跋

余家世習詩而拙於畫然每於詠詩而起畫想如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此田家饁餉圖也如其笠斯糾其罽斯趙此田家耕耘圖也如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固見男女別塗之教而閨中淑質羞澁於桑蔭庚鳴之下依然紙上也嘗欲得丹青手描寫成幅以傳盛世重農之意恐輕肥家笑老瓦盆而止自甲子抵里距今十年逢年者一其餘則人食二鬴而已至去年壬申河無魚井無水場不見稅稌嘗謂諸兒曰詩云豐年穰穰只詠穰穰二

字而人物康阜之象宛然在目疇能為此豐年圖乎使有善畫者於斯時而爲我寫出諒無人笑田舍翁也乃一日兒子輩取所藏書畫強余以題詠而及瀟湘八景余惟景者何選勝也景以郡邑傳而域內之不爲郡邑而以勝著者如蓬萊之十景如西湖之十景如瀟湘之八景著於世其爲文人之題詠墨士之描寫汗牛充棟矣若夫雨景晴光鐘聲帆影余無取焉獨是爲晚景者四竊意當年捉筆選勝人其亦蒼頭白髮翁乎余喜甚爲古句八章時康熙癸酉之四月二十四日也

讀離騷志跋

甚矣注之爲功也古人不見我匪注曷傳我不見古人

非注莫解況古之立辭簡與命物奇幽山川隨時代而改號草木因風土而異稱非博識君子以守先待後之深心爲述聖傳賢之大業注之爲功豈淺鮮哉命世大儒以格致誠正之學明義文周孔之道用心旣密微詞以顯五經四書之注疏千聖百王之典籍粗涉藩籬敢訾窾奧至若諸子百家人各有書書各有注注在修詞解說自易注釋龐雜莫若離騷屈原以同姓之親臣丁荆楚之末運遇人不淑猶尊靈修遭時多難猶切先路惟一心之不易甘九死而不移卒乃投身沅湘取則彭咸志士君子未嘗不追其事而流連也其所以明志者首離騷經一篇纏綿反覆慟宗邦之淪落沉吟低徊明

昭質之無他司馬遷嘗喜其文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信斯言也夫子之評詩曰哀而不傷又曰可以怨是說騷者當於此中求之矣而自閔諸家注或譏其重複或病其斷亂或謂其怨誹或議其憤激即朱夫子曠世大儒也亦謂其語冥昏而越禮據怨憤而失中爲風雅之再變而況其下此者乎今取全經而讀之則注家之過也余嘗取諸家之注細爲參酌爲誤有五其一則荅述之段落不明也女嬃嬋媛初則責以焯直危以亡身繼嗟盈室責以獨離中以余情之莫察則悲憫之至也笑獨不余聽則涕泣之迷也終之以依前聖而節忠憑心而歷茲則行吟

澤畔投身汨羅之終局也以女嬃之口寫屈子之心復以耿直之性代骨肉之口婉轉悽惻至今讀之尚凄然泣下焉奈何王逸諸人皆謂六句而止乎尋思其誤豈因二余字乎嘗觀世情同姓相規必曰我家朋友相切則曰我輩爾我不分親戚之至也識此義則其辭章矣至於靈氣之辭本十八句也巫咸之占則二十八句也一則告之以去國一則告之以求君痛罵黨人皆出人

口屈子不更渾厚乎好惡不同蘇冀壞而棄申椒屈子之所知也蘭芷不芳荃蕙化茅屈子之所異也所以惟而異之曰余以蘭爲可恃兮云云蓋所見者固然可以無語而所恃既去不能不怪立言之體然也如使兩占

皆荅辭既重複文涉俳偶屈子文章之祖也勸襲一至此乎其一則求女之誤也高丘無女王逸謂之求賢則近似矣淮南謂之求君屈子瞻顧靈修傷心數化念中只一懷王求君之說得無誣乎滋蘭樹蕙九畹百畝如此之多也雷夷揭車杜衡芳芷如此其衆也一則曰衆芳再則曰衆芳非以比多賢乎前謂多士爲衆芳茲乃謂女爲賢乎宓妃不嫁以况石隱似爲近之皇皇簡狄聖人之母也又三百篇思賢之章夥矣未聞以姜姬太姒一爲比喻也今讀其辭曰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而知其爲求女也蓋楚懷之惑也子蘭靳尚上官大夫輩惑之於外使有賢妃枕席納誨如雞鳴脫簪故

事哲王豈不寤乎而奈何鄭衰復起而盡於中也然則其求也奈何若曰高丘無女窮石消盤女貞不字矣我聞有娥之間產佚女焉有虞之區產二姚焉就其地而求賢女庶幾流風餘韻未盡歇絕當得其人以佐吾君乎其二向之誤者惟黨人之偷樂路幽昧以險隘六向之誤者悔相道之不察一句之誤者將往觀乎四方何也黨人二三見於篇其一則謂桀紂之時言其二則

關

書王文端公集後

是集乃蕃仕山左時

康熙庚戌

登州太守楊公

諱日盛山人之西大同人之

所賜也維時簿書煩冗受而置之笥中意以近世家刻

視之年來山居寥落加以饑旱為災

康熙辛未壬申蜀大旱溪澗無水河

流幾涸

取舊書而讀之以遣歲月次及是集不禁拜服讀

奏疏而見先生立朝之心術讀尺牘而見先生之經濟  
每每於筆墨間讀先生憂時愛君處不覺淚涔涔數行  
下也至若詩篇啓札聲調四六俱出於心裁非蹈襲家  
生活恐後人以殘書視之亟命我兒裝潢之以貽後人  
善讀書者於是編畱心則凡學者之立心行己以至於  
事君交友得其大端矣若夫聞見之廣手筆之高又其  
餘事也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蜀後學李蕃書時  
年七十一

雲鴻堂文集卷九

通江李蕃錫徵著

男鍾眉

校字

讀杜

登兗州城樓

浮雲二句言山川如故疆域依然但只存秦碑曾殿秦漢之古風所餘無幾所為獨躊躇者此耳

李監宅二首之二

夔才一語非以自譽是他自占地步不然只誇門欄之盛飲食之美宅第之深不幾為撞席客侈誇主人乎著此一語見公之館於此以其夔才非我之貪慕云云也况一見傾座又主賓俱賢耶

雲鴻堂文集卷九

讀杜

重過何氏五首之一

倒衣還命駕倒衣將軍迎客也命駕將軍夔客勸母遽下馬也主人延客或不即來而客聞請即往致主人倒衣而迎客亦料主人尚不在門故未下馬倒衣命駕公往之速主人迎之恭一句見之

次首

將軍不好武見其文雅家纔足稻梁又非豪富而幽意好客此老杜之所以屢詠而不已也

憶幼子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公詩也未聯只作公憶而愁愁而睡睡而笑背俯晴軒老人憶子之狀如畫

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九

按喧呼閱使星此詩非假驛而居也吐蕃抗命羈留朝使正以安史之亂耳綢疊幽事正以此爲關心事耳如一日者使星言旋入館驛中篁竹如故高柳依然俾人得此地閱使星焉是老夫於此幾不知爲秦川矣如其在郊垆矣

野望

顧修遠謂末二句舊注以鶴喻君子在野鴟喻小人在位甚無謂意亦如中四句天空一鶴飛鳴而歸此可一望而見昏暮亂鴉遮塞林木此則望之不甚可見者也合而言之總曰野望此說亦極透脫但以可見不可見板分則六句一色於起收體製大失矣余謂二三兩聯承清秋望不極未聯止收迢遞起層陰也蓋層陰日起已有真鴻之志况昏鴉滿林是純陰之世上已無明君朝已無正士欲鶴以孑然一身奈之何哉所以歸之晚者此也

酬高使君

三車肯載書肯字照上容字即首肯之肯謂許也按唐慈恩窺基裝法師欲度爲弟子基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前乘經論箱篋中乘自載後乘妓女食饌道中遇丈殊訶之此用三車故事也則其爲許載書也益信

有客

正葛巾似用以巾漉酒事不然菜甲小摘曾是以爲情  
親乎

西郊

無人覺來往既時出二字非一出也由碧雞坊至西郊  
而草堂而市橋所經者非一地官柳野梅之下正多游  
人也經書肆而觀書過藥架而檢藥所至又多焉曾無  
一人覺來往者他鄉寥落之狀宛然在目矣覺字比見  
字深覺字即有驚座之驚無人覺非不見也見如不見  
耳公之冷落可知

江漲

繹此詩高數尺沒中洲皆兒童報語也公聞報初下牀  
乃倚杖原不爲兒童之言驚擾也而報者如斯及觀之  
而細且輕也燕鷗之迎而逐者如是也且漁人復縈小  
楫而往也天下事豈可以兒童之言爲據哉

琴臺

蔓草見羅帶一作姑蘇城即響屧石一作姑蘇城上青青草西子帶拖拂  
過來

屏跡三首之二

失學從兒懶言已失學不能教子也長貧任婦愁言已  
甘貧賤而任婦愁也若作不理會語則失之矣

九日登梓州城

是年公五十一歲遽爲白髮翁耶可見流落之甚朝廷

醉眼中朝廷一作乾坤爲是若朝廷二字下接醉眼恐失體

春日梓州登樓

望欲迷即次首登樓眼入故園意也身無卻少壯有志在千里之思年雖老衰而心卻少壯如日卻少壯得乎恐老杜不若是也伊舊二字即卻字細按次首則不安於衰老之思如見

寄上漢中王三首之一之二

此詩首聯親王客星並言之次聯雙白鬢之上加百年二字意者王亦老年乎以同老交游五年間別正當以酒言情之日也王其忍斷之乎即曰王以疾不飲則一

靈瀉集卷九

讀杜

四

座右銘足矣然或謂我不能從蓬州之行而不與飲以示罰即使我自醉不必王與我同飲也己足以逐浮萍矣次首已知未許俱以王說公時以衰老見詠意者不起之狀王已知之昔日從游者今以謝客即扶杖而來者亦未畱也至末淨掃鴈池是公之自畱也而平日與王交游之厚即此見之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三首之二

此詩關心俯眼四字最當體認蓋公此日在巴西水之上流猶恐波作惡岸隨流况川水東下小如劔縣平如揚州水勢到此其險更甚可愁正多也隱隱有中原陸沉之慮所以接情人之飲而少減耳是時吐蕃蠢動松

維失守其關係於天下勢不小故於詩微言之

章梓州水亭

猶是秋水也何以偏多以吏人橋外少耳

泛江

亂離非奏樂之時而奏樂將無長安之思矣時兩都失陷恢復尚未期也此句微諷在位者飄泊之人無能進一言亦惟且聽歌已耳然故國之思雖飄泊而未有已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之一

少年場中呼盧喝采猥紅倚翠見有蒼頭白髮類乎其中未免憎恨此老杜億度語也億人或我恨也老年人不願赴人席以歡娛恨白頭也則老杜今日之就以使君好客故耳不然此晦日也惟添愁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老人無他消遣惟歌舞場中粗可消遣如歌短聲歇而老愁起矣正不必如短亦畏聞之解也此聯老愁二字略斷如云老矣畏歌聲之短也愁歟從舞袖之長也不然歌舞散後老愁從何消遣耶

玉臺觀

浩劫似仍以世劫解若佛家所謂未來劫也言滕王所造當歷劫之後此塔尚存皆知為王造云

聞高常侍亡

朝端金華地下修文皆愛才之故也然以之爲金華省則虛歷而修文郎反久任則是金華省殊於修文矣所以下一何字言歷金華省而不得展其志反殊於地下郎之見用也然不畱之爲省中之用而反供郎宦於地下其故何哉何殊二字怪異之詞如曰雖生猶死是罵語非哭語矣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之三

轉石驚魑魅山腰曲徑之中茂林修竹之下石蘚斑駁有如魑魅乍見之際未免心驚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雲鶴集卷九 讀杜

六

傳宗似宜以禪家宗解言詩友合詩似不可輕爲况復如侍御所謂詩禪之宗也愈不可輕爲矣奈何今朝別離不可空然惜別此詩之所爲作乎

舩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汝賢非賢聖之賢如猶賢乎己之賢言己之依沙宿舩系檣輕鷗汝得安然江上雖曰有官守之勞比之於我猶爲賢也

宿江邊閣

薄雲孤月公蓋自比鶴鶴比比民庶豺狼比比盜賊不必過爲鑿解

西閣夜

山虛風落石蜀中山險碎石堆於嶺表往往行旅踐  
草間木際時有之暴風所過隨風墮落然惟夜靜始覺  
之惟公久於蜀故知之

峽口之二

首二句言治亂皆非我可居之地皆由公孫玄德逞英  
雄之伎作割據之長綫經兵戈而此地愈寥落矣今日  
惟有蘆花楓樹荒涼寂寞豈人所宜久畱者哉我以疲  
繭徒居於此待食親朋豈得已哉言其久於此非所志  
也

晚

既曰晚色莫辨則墻暄何來修遠說此誤矣愚謂杖藜  
非公也蓋公幽居閒看是時有杖藜而尋巷者謂晚也  
尚有炙背而近墻者謂暄也公閒居觀物是時之來歸  
者家居者或行或憇晚來人有如是者而公固幽居者  
也凡尋巷者炙背者皆人也皆見公之幽者也所以只  
接吾知養拙尊至此句方入公來

送王十六判官

衡霍四向不必謂王有衡霍之行總言江陵之南衡霍  
之山可游也即瀟湘之大可涉也不則即荆南寓居乎  
我久有出峽之志王而任荆南焉則主人矣聞庾信之  
宅今即荒林公肯為我畱乎如此則仗字始有着落

庭草

看花二語見所以致惜庭草者正以其不敢以花為容  
耳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之二

上竹枝歌未好謂巴人俚俗此首首句行李千金贈宜  
就巴人眼孔說此行也當有千金贈豈知衣冠八尺身  
者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御史判官重贈

因一宋玉起公之悲秋必以起李之悲秋公不安於夔  
久思出峽思宋玉宅特借言耳此章因荊州及宋玉特  
因宋玉悲秋故託以立言者只因此地生涯晚也猶云  
荊州有宋玉宅我每欲到而未能僅能於此地遙同悲  
秋之感耳李雖功曹官亦不遠孤城落日之際身居水  
國其愁為何如乎言其悲秋更甚我也

戲寄崔評事表姪蘓五表弟章大少府諸姪

諸君皆弟姪也冒雨過訪彌見慇懃况公在峽中時猶  
宜親知者乎乃忍待麗日則未踈豁之故也故以豹隱  
龍潛戲之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向夕宜止就九月三十日言秋已盡悲秋似終矣而瘴  
餘霜薄虛嵐冷蒞其搖落尚無已也為客者何時了了  
哉

秋清

杖藜還拜客宜作還客拜

暮春題灑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一二

此聖治之詩也杜公日望長安見太平有象再與暮春期猶云不過再住一年耳百舌無聲佞人去矣繁花能幾時哉谷口雲氣江頭亂波指諸盜賊如雲氣之漸消而橫激亂波使日華遲遲耳所以止再期暮春者此也次首千樹橘可比封君以地當舟車之會也夔中山水險隘縱多物產僅供野人口腹之費而已烏能比封君哉言外見所生非其地也然地即僻陋可以養拙可以全生

園

雪鶴棗棗

讀杜

九

自足媚盤飧思媚其婦之媚

白露

圃開連石樹顧解得之矣船渡入江溪未也蓋江岸相連不見溪水水流於岸荻洲蘆之間未得見也惟既渡之後回首一望始見入江耳迴鞭急鳥栖鳥栖正宜歸且峽中幽徑非可夜行故曰急也說者謂幽徑多蹊恐有從而竊取秋實者故迴鞭急鄙哉言乎堂前撲棗任西鄰者何人哉

雨四首之一

白鳥去邊明惟白鳥始見明總之言雲黑欲雨之狀

月

此月是八日以後月 第三首六上弦以天邊水中者  
言公在瞿唐峽中舉頭見天上月俯首見水中月故曰  
六上弦

十月一日

只自相歡三字寫出旅人漂泊光景如畫

峽隘

青山單指在江陵者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曰朝儀曰稀聞高閣報曰有喜近臣知曰宮中每出歸  
東省云云則知老杜當日習見君臣朝見惟修朝儀而  
已會送夔龍而已其朝政之得失不言而自見矣然詩

富樞堂文集卷九 詩社

十

辭婉麗未嘗一字道破最得風人之體程子云親賢士  
大夫之日少宦官宮妾之日多如此詩昭容雙袖畫漏  
稀聞大有諷諫意

題鄭縣亭子

翫晚來幽獨恐傷神正有憂讒畏譏之意而顧修遠謂  
不必著羣小之讒諂解則此詩何所指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之一

欲知趨走傷心地華州之趨走也正想北省之氣盈無  
路陪笑語憶北省也有時顛倒著衣裳又華州之至日  
也蓋至日在外之臣子亦有拜祝則趨走一也而非殿

庭之趨走則趨走爲傷心地矣華州之香案未必如在  
省之氤氳所以想氤氳滿眼香五六纔說到閣老身上  
敗在華州則何由陪笑語不過於至日修顛倒衣裳之  
儀文耳諸註俱言欲知正想無路有時八字而洗發未  
醒姑臆言之

卜居

結聯著一堪字言萬里之興此可堪之但四方多故山  
陰之小舟須登舟者尚不知何日也說者謂公因萬里  
橋遂發萬里想以爲于此卜居必有不懂意於主人者  
可以不必

秋興八首之二

香齋文集卷九 讀社

十一

南斗一作北斗當以北斗爲是據南斗城在長安又烏  
得倚以望京華耶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

閭閻仍說草堂公還草堂嚴公過訪所謂還揖讓也

示獠奴阿段

病渴白承郡人蓋惟爭餘瀝不能已渴故三更猶迴白  
首傳聲白承尋源來

簡吳郎司法 又呈

細參兩詩吳郎其少年而不更者乎曰買藉疎豁我爲  
峽中山水此中略疎豁耳借汝停晏游非居家室也我

或過從一爲散愁姻婭之情有何不可想吳郎年少言  
動之間不免有厭棄衰老之况故以詩微示之不然假  
館居停亦常事耳舊館主人一坐何傷而必曰許且溯  
遣騎之初乎猶云我之待汝情非不親也今乃一坐不  
許乎我尚如此何况寡婦所以又有一呈使挿使字似  
宜作便不然使者鄰婦乎抑吳郎乎出於鄰婦則不恐  
懼出於吳郎則遠客宜防矣便挿亦作吳郎別嫌明微  
之意不必以棗樹爲介可也已訴言婦人必將到骨之  
貧訴與汝也正思句是告吳郎以萬物一體之懷正宜  
從此想去萬里戎馬如此輩者何限我輩處此當如何  
補揀思及此則此婦當念不必言矣非公自思公寓居  
有年思已久矣不必到此時始思也翫前篇借字許字  
後題又呈二字則愚見似有弋獲不然區區一老鄰婦  
諄諄不已何爲乎

返照

肺屬金主音聲此時公已不與朝政即有當言者亦如  
肺病不能言已耳如呆說肺病有何趣味且病喘高枕  
不必方書而知之矣愁時閉門豈閉門可以了愁乎須  
知有可言之事有可愁之狀吾身已不用矣高枕閉門  
付理亂於不聞耳然遠害全身又當爲計下云不可久  
畱云云

見螢火

比也以螢火比小人也簾疎言防之不容也坐人衣言其始未免依傍人也忽而得志勢便驚人使琴書君子不免短氣浸至移天蔽日使垂耀三光亦至無色皆小人伎倆也及其敗也僅井欄花藥之間箇箇輝輝小人勢敗零落光景想公必有所指見其敗也如是吾明歲可歸矣故云云詠螢云乎哉

覃山人隱居

不得已如孟子之好辨不得已有一番手眼山人之出必須經者又不知何如也正以嘲之

九日

弟妹同此干戈自同此衰謝有日月其餘相見無期之慮李勣有言顧今吾老姊亦老即兩相催正思念弟妹之意若止催自己似猶不爲思弟妹也

冬至

屈原憔悴江上漁父見而問之吾獨老即無人問意若彼天涯成風成俗風俗既同情誼自親與異地人何與哉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之一

朱紱句說者謂骨肉相慰勞之語不嫌其侈張言吾今已受郎官可佩朱紱乘彩鷁而來非也蓋言自顧朱紱今已無補朝廷猶云無路報國輕舟還家已耳自愧自慚而以莊語出之云云不然幕下郎官非尊顯也而侈

張於兄弟之前哉。郎官非可誇之官，兄弟非誇官之地。爲此解者陋矣。朱紱雖卑命服也，服官之義謂何而乃隨綵鷁上下乎？正不忘君意。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侍御判官

賦七言同作

評者謂老杜二詩但極贊美，不見規諷，豈未之熟思乎？試合二詩詳之，而美刺俱見矣。伯玉何任杖鉞者也，當其時天子蒙塵，寇賊內訌，所倚藉者非杖鉞之人耶？而乃碧牕朱拱，宿霧浮雲，投壺散帙，作無事人視天子，鑽尾於炎蒸烈日中，回首京華，竚望廓清，如不聞也。彼江漢之間，退食委蛇，必自公事無廢，乃成自得。今伯玉之

雪鬢文集卷九 讀杜

十四

自公退食爲何如哉？杖鉞何等責任，乃僅褰帷而使人瞻具美乎？又且投壺散帙，伯玉之負乘如見次作第三聯推轂二字亦同此意，而曳裾皆文儒大形譏刺矣。彼何時也？豈白面書生賦詩退賊乎？只作贊美看，則杜公何以稱詩史也。

附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腹中二句似有忤老杜之意，不則愛惜之意。蓋欲公無炫已長幽時晒書可也，無託多病靜處弄藥可也，多才則恐召疑也。

人日

首二句如脩遠說，可謂得之。下六句尚未也，樽前柏葉

句是老當益壯意不以衰老自安如云吾老矣尚堪一  
行勝裏金花猶可耐寒况我輩耶於是撫佩劍猶衝星  
也孤琴自賞豈知音不遇乎乘早春而往興之所至道  
之所在也予必有所遇矣寧僅如鄉人之一談一笑使  
人以時俗相顧而視世之皆晦沒於重陰也哉

雪鴻堂文集卷十

通江李 蕃錫徵鈔

男 鍾壁 校字

周禮通義問

天官

冢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獸人 獻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醫瘍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幕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太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監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通義天官

冢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內宰 九嬪 內司服 內小臣 閹人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甸師

酒正 鹽人 凌人 疾醫 天府

雪鴻堂文集卷十 周禮通義問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士夏

司勳夏 大史春 小史春 內史春 外史春

御史春

按周禮天官六十三九嬪次第五十今列第七內司服第五十八今列第八內小臣第四十六今列第九闈人第四十七今列第十膳夫庖人內饗外饗飲食諸官之首也次在第六第七今列在十一十二紛紛錯亂不可勝紀至如司士司勳夏官也小史內史春官也而置之卷末者殊不可解

地官

雲霧堂文集卷十 周禮通義問

二

大司徒 小司徒 鄉老 鄉師 鄉大夫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詭 司稽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鄼長 里宰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升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圉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闕	司稼	春人	饎人
藿人				

通義地官

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媒氏	司市
廩人	遺人			

按地官八十一闕

禮記集解卷十 周禮通義問

三

春官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瞽矇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鋪師	鞀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鞀鞀氏	典庸器	司干	太卜
卜師	龜人	蕪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中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冢宗人

通義春官

宗伯 小宗伯 鬱人 鬯人 司几筵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太師

典同 鐘師 鼓人 籥章 鞀鞀氏

典瑞 司常 雞人 司烜氏 秋大行人秋

小行人 秋司儀 象胥 秋 掌交 馮相氏

保章氏 太卜 占夢 眡祲 太祝

夏官

雲陽堂文集卷十 周禮通義問

大司馬 小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燿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太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橐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度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彤方氏

山師 川師 籛師 匡人 擇人

都司馬 家司馬

通義夏官

大司馬 虎賁氏 太僕戎 戎僕 田僕

車僕 校人 馬質 瘦人 圉人

牧人 司門 司關 掌節 掌固

司險 職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擇人 射人 挈壺 司寤

按虎賁次二十三在司右後馬質第四闕

秋官

雪霽堂集卷十

周禮通義問

五

大司寇 小司寇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司圜 司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修閭氏

真氏 庶氏 穴氏 翼氏 柞氏

雍氏 誓箴氏 剪氏 赤爰氏 蠲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象士

通義秋官

大司寇 士師 朝士 司刺 司圜

調人 司箴 司隸

冬官 闕

考工記三十官

攻木之工七 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

之工五 刮磨之工五 搏埴之工二 輪輿弓廬匠

車梓木 築冶 鳧 臬 段 桃 金 函 鮑 鞞 韋 裘 皮 畫 繪 鐘 筐 桴

雲鴻堂集卷

周禮通義

六

設色 玉 柳 雕 矢 磬 刮 陶 旒 搏埴 上三十工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臬氏 桌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鞞人 韋氏 裘氏 畫繪 鐘氏

筐人 桴氏 玉人 柳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旒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上

工三十

通義冬官

司空 小司空 遂人 地 遂大夫 地 閭師 地

載師 地 司民 秋 量人 夏 均人 地 稻人 地

草人 地 司稼 地 山虞 地 林衡 地 澤虞 地

川衡 地 雍氏 秋 司燿 夏 染人 天 司服 春

司裘天 升師夏 巾車春 廩人夏

通義冬官考工記

輪人 輿人 聃人 築氏 鳧氏

栗氏 弓人

雲鴻堂文集卷十一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莪 菀

問梅

呂夷簡

按夷簡在章獻太后時天下晏然固其力也然募萬勝軍用宗室補環衛加契丹歲幣偷安目前貽累後日所謂宰相器者已負蒙正之薦矣其甚者廢母后逐諫臣結內侍閭文應詔宮中事小人之尤者而梅堯臣都置不記惟記其引用醫官陳巽舍其大而錄其細其好而不知其惡乎予嘗求其故堯臣者侍讀學士梅詢之從子也初詢在濠州夢人告之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夷簡通判州事侍之甚厚其後詢之廢斥以至貴顯皆夷簡之力故堯臣因詢之故而重沒其實歟

張士遜

梅堯臣謂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言官將告乃出之正史亦載士遜嘗納女口爲御史楊偕所劾予以爲皆誣也寶元初士遜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損浮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觀此帝既放宮人則不敢獻士遜稱上盛德則必不獻堯臣豈未聞乎

盛度

梅堯臣謂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予按度之參知政事在仁宗景祐二年也度在真宗朝由尉簿外郎矣奉使陝西繪上西域圖真宗召而問之又上河西隴右圖真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改會靈觀入翰林爲學士是時度已非不遇矣其參知政事時已進承旨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是又非不遇矣無爲而泣泣從何來梅堯臣誣人乎又嘗攷度之爲參知政事也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善齊夷簡善綬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曰二人心腹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因以問曾曾薦齊問夷簡夷簡薦綬由是四人俱罷既無媚宰相之骨必不泣於天子之廷矣則堯臣真誣人也度字公量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能易語言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目而詬厲之其得諂或由此歟

王博文

梅堯臣謂王博文做盛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攷博文以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洩

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為走馬  
承受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  
賊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後因沿邊軍民逃者歲  
為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遠羗易羊馬故常沒數百人間  
有自歸而為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  
習知邊事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  
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於旁路又建議稽察互市再遷諫  
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出知大名府遷給事  
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兩為龍圖閣又按悅  
生隨抄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務平恕嘗語  
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  
曹志之並無泣請事堯臣之說奚自而來

任布

梅堯臣謂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為樞密副使按  
綱目分注及本傳皆云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  
事矣乃並謂任布援稹之迹為樞密副使則又誣也按  
布字應之河南人家貧從人借書以讀成進士補安肅  
軍判官奏河北利害請飭邊備契丹議和澶淵恃其備  
也真宗識其名特改為大理丞後歷開封大名荆湖入  
權三司鹽鐵判官時京師東南有泉湧出為築祥源觀  
男女徒跣奔走使布素習阿附應如佳樹之譽矣乃正  
論曰明朝不宜以神怪炫愚俗致忤宰相非素有挾持

者然乎又寇萊公當日不輕許可人時越州缺守萊公曰越州非廉士不可守時布方守宿州也乃徙布越州布一貧士而以廉著欲襲積之迹將何途之適也而堯臣又謂其面見宰相乃以為樞密副使今觀本傳自龍圖閣學士徙澶州復徙真定又徙河南未至召為樞密副使曰未至曰召則非面宰相矣史稱其繩約自守歸洛作五知堂無他貶辭而與積並誣堯臣誠何心哉或曰布為其子遜所訟嗚乎事有不可知者觀當日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非可以知其不肖子矣

鄭戩

按戩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還吳億卒賓客弟子散

書齋文集卷二

問梅

四

去戩聞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知開封府日吏馮士元為姦利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樞密盛度叅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叅劾其狀度琳罷去士元流海島其餘絀罰者孔道輔龐藉等十餘人朝議畏其綜核及其知杭州也以湖為封土堙塞為豪右僧房所占冒戩發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後為永興軍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徃徃破家不能償戩奏之歲減二十餘萬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還知永興初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戩

使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而韓琦尹洙皆以為不便戩力爭于朝率城之史謂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梅堯臣謂其結中官黃元吉稱元吉為爺本傳不載此想亦本之怨家言歟

### 范仲淹

梅堯臣謂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為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姓范與仲尹連名甚矣堯臣之妄也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也其先邠人徙家江南遂為蘇人焉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及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叅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路節度推

官始還姓更其名堯臣不考而謬誣若此若謂改名於未第之先則及第者朱說也改名於既第之後則又無藉於仲尹也按本傳仲淹依戚同文學冬日憊甚以水沃面至以糜粥繼之世稱仲淹斷糜也夫寒苦如是吾不識此時仲尹安往乎而堯臣又謂仲尹資蓄為仲淹取給盡而家破予又見他書載仲淹讀書山寺中夜所坐几下地裂纍纍皆黃白也仲淹急掩之讀書不輟後既貴寺僧徃候畱數日語僧曰吾蕭然一官無可持贈然感子遠來奈何吾徃日坐下有埋金若干子其取之僧以為給已弗謝也怏怏而別歸而得金焉觀此則知仲淹不利無主之金而肯奪同姓之貲乎嗚乎小人之

口一至此哉至於公之文章事業心術品行學士大夫能言之無復贅

賈昌朝

吾讀賈昌朝傳而疑焉其成進士也真宗覽其南郊祈穀頌而召試也其試中書也孫奭請老薦以自代以講書有師法也其加直集賢院也仁宗以崇政殿說書誦說明白也其爲天章閣侍講也閣係特置而仁宗首命昌朝也其爲觀文殿大學士加尚書都省也帝以舊學而特置以寵之也其改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也又特恩也蹟其治行如西域獻佛骨銅器請加賜遣勿頒示中外如力止啖契丹使攻元昊恐其責劾無已如請

無任親舊恩倖爲將領如上備邊六事如請朝臣衰老章致仕如請執歸官無賜死如請章懿章獻升祔別祀章惠如日食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如請邊人質地王不時贖人得而贖之如對帝講乾卦義殆出身正大建論切實者乎乃當彥博以老求罷如諫院陳旭恐昌朝遂代爲相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創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釋不治仁宗嘉佑五年陳旭爲樞密副使諫院唐介趙汴御史范師道呂誨論旭陰結宦官故得大用及攻宋史陳旭無傳則其人非蔡襄范仲淹尹洙一流可知矣劉沆有言自慶曆後臺諫用事專務扶人陰私不可辯者以中傷士大夫陳旭豈即

其人歟按宋史謂昌朝釋矯制宦官驗問無事實則其  
他可知己堯臣想亦附會而爲之益以朱夫人賈夫人  
乎殊不可解

文彥博

梅堯臣譏文彥博其說蓋本之唐介而增飾之也今觀  
其文舛錯乖謬其爲附會無疑妃父堯臣登進士爲石  
州推官早卒而謂彥博之父之門客一也堯佐本妃之  
伯父而謂妃認堯佐爲伯父二也富如天子寧有不識  
錦繡者乎而謂貴妃衣之上驚三也入討貝州賊事云  
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其意以將破者將以著彥博  
之因人成功也以上憂之者將以見貴妃密令人語彥

博也不思己將破矣上復憂之者奚謂乎四也然間金  
奇錦之說當是唐介擬度之辭或見衛士作亂貴妃進  
封二事彥博無一言進諫而爲此說乎第當日楊懷敏  
之姦夏竦庇之叅知政事丁度爭之帝不聽也進封之  
議夏竦實建之諫院王贇御史何郟諫之而帝弗止也  
使彥博當日於二子之後而進說不已不過亦一不聽  
已耳萬一激切言之則有孔道輔范仲淹孫沔尹洙之  
故轍使君有斥逐諫臣之名故更有大於是者將無人  
置喙矣即曰杜漸防微乎嘗見郭后之廢也尚美人亦  
廢於洞真宮楊美人別宅安置未嘗有得借禴禘而踐  
長秋者况屢遣人致問瑤華則仁宗之悔心已久矣而

曹后又帝之所禮重者也宋無兩呂夷簡又何患乎彼張美人雖寵不過衽席間耳知必無尚楊兩美人之禍矣彥博蓋權之所以寧默默而已也其後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言於帝曰介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大深真仁人長者之言也其日中病言其不諫也日風聞之誤謂奇錦也至於王則事綱目書之詳矣

高若訥

按高若訥之為監察御史也御史楊偕所薦也梅堯臣謂由其母兄中官楊若訥薦之可謂誣矣時中官閻文應為內都知呂夷簡且厚交之而若訥獨言其橫肆不法請出之卒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若訥固執以為不可此豈依附中官者乎惟范仲淹尹洙之貶不出一言以救正之而猶忿歐陽修貶之夷陵則若訥之罪也然吾於此以為若訥固失之而修亦未盡焉修移若訥書曰仲淹剛直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是修也過於許而若訥失之慢以此責若訥若訥何辭是以君子貴撫實也

孫沔

吾於仁宗之寵呂夷簡也甚至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

揮去復來煌煌火雲不留自住儼居十大已非邵公  
之寓歸路迂回難問楊子之宅值此長日謬學引年  
訪元元於道流青牛之遺駕已遠談空空於釋部白  
馬之馱經疑虛且未種夙世之緣自難了此生之孽  
撫躬惟谷何處忘憂爰翻架上殘書庶幾窮途好友  
然問天心於大易案有十家改正義於麟經苟存三  
傳將邈虞夏商周之典誥汲冢復岐見聞抑窮冠婚  
喪祭之曲經周官又費蒐討毛鄭注疏雖曰家傳卜  
筮緒言已非口授第已作筌蹄於白首尚何復咿哦  
於窮廬事業已俟三兒消遣且先諸子六月以息詢  
喪我於蒙莊中道而驚求保汝於禦寇關尹述而道

者法鬻子老而王者師陟羽山之巔而亢倉已遠吊  
白石之頂而辛鉞何存大匡小匡之書問上諫上之  
冊雖都其選亦未遑也至於立言非孟荀氏因之不  
純創說毀儒墨子所為叛道商君刻薄秦業因以驟  
終鄧析循名鄭風由是太弱雖時校閱未快心類故  
進而言文庶可以愉志篇章特創韓呂獨步於先秦  
構索極深向雄並美於西漢吾於四子蓋景行焉其  
餘呂尚穰苴之徒孫臏吳起之輩粗可涉獵尚俟居  
諸幽懷岑寂寫暢聲歌吊屈子於汨羅騷也而雅湖  
賈生之鵬賦哀也而傷他如宋玉景差之悲吟枚乘  
長卿之賡和想見風流堪求言志乃至六朝詩體盛

